

通往地狱的路 往往是由善意铺就的

剧本原著 指纹  
小说改编 谢十三

# 白夜追凶

THE  
DAY & N  
影视剧纪念版

# 白 夜

+

追

day  
&  
night

+

凶

[ 剧本原著 指纹  
小说改编 谢十三 ]

你我一样经历过无数个白天与黑夜，  
却从未觉得它们同等长久。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夜追凶 / 指纹 著; 谢十三改编.

—武汉: 长江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492-5304-3

I. ①白… II. ①指… ②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78496 号

本书经由指纹、谢十三等委托天津漫娱传播有限公司授权长江出版社,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,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。未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。

白夜追凶 / 指纹 著 谢十三改编

---

-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 
(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: 430010)
- 出 品 漫娱文化  
(湖北省武汉市积玉桥万达写字楼 11 号楼 19 层 邮政编码: 430060)
- 出 版 人 赵冕
- 选题策划 漫娱文化图书
-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
- 网 址 <http://www.cjpress.com.cn>
- 责任编辑 钟一丹
- 装帧设计 Yvonne 张钰
- 印 刷 深圳市福圣印刷有限公司
-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-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- 开 本 710mm × 1120mm 1 / 16
- 印 张 22.75
- 字 数 550 千字
- 书 号 ISBN 978-7-5492-5304-3
- 定 价 42.00 元
- 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联系本社退换。

电话: 027-82926557(总编室) 027-82926806(市场营销部)

# 目录

楔子 ————— (003)

第一章 / 通缉 ————— (005)

第二章 / 新手 ————— (024)

第三章 / 蛀虫 ————— (042)

第四章 / 故人 ————— (057)

第五章 / 冒险 ————— (074)

第六章 / 父爱 ————— (090)

第七章 / 雨夜 ————— (109)

第八章 / 再犯 ————— (121)

第九章 / 定罪 ————— (134)

第十章 / 档案 ————— (153)

第十一章 / 绑架 ————— (170)

第十二章 / 人质 ————— (190)

第十三章 / 死亡 ————— (205)

第十四章 / 猫鼠 ————— (215)

第十五章 / 两面 ————— (239)

第十六章 / 卧底 ————— (261)

第十七章 / 变节 ————— (277)

第十八章 / 交易 ————— (296)

第十九章 / 情报 ————— (312)

第二十章 / 白夜 ————— (324)

尾声 ————— (358)

白

夜

2

追

凶

# 白 夜 + 追 day & night + 凶

【 剧本原著 指 纹  
小说改编 谢十三 】

你我一样经历过无数个白天与黑夜，  
却从未觉得它们同等长久。

# 目录

楔子 ————— (003)

第一章 / 通缉 ————— (005)

第二章 / 新手 ————— (024)

第三章 / 蛀虫 ————— (042)

第四章 / 故人 ————— (057)

第五章 / 冒险 ————— (074)

第六章 / 父爱 ————— (090)

第七章 / 雨夜 ————— (109)

第八章 / 再犯 ————— (121)

第九章 / 定罪 ————— (134)

第十章 / 档案 ————— (153)

第十一章 / 绑架 ————— (170)

第十二章 / 人质 ————— (190)

第十三章 / 死亡 ————— (205)

第十四章 / 猫鼠 ————— (215)

第十五章 / 两面 ————— (239)

第十六章 / 卧底 ————— (261)

第十七章 / 变节 ————— (277)

第十八章 / 交易 ————— (296)

第十九章 / 情报 ————— (312)

第二十章 / 白夜 ————— (324)

尾声 ————— (358)

白

夜

2

追

凶

## 楔子

你我一样经历过无数个白天与黑夜，  
却从未觉得它们同等长久。

观澜大街，半夜12点20分。街上最后一家营业的社区便利店正准备关门，一个穿着连帽衫的男子低头走进来。值班店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，正在架子后面盘货，见状连忙走出来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关——”她的动作比较急，碰擦到身边一箱没开封的矿泉水，大箱子整个翻倒下来。

小姑娘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，眼看着走进来的客人一矮身，一只手伸到箱子底下稳稳托住，轻松地放了回去。

她愣了一小会儿，腼腆地说：“谢谢！”对方似乎是笑了笑，顺手从箱子里掰了一瓶矿泉水出来递过去，回了同样的两个字：“谢谢。”

小姑娘扫着码，随口问：“还需要别的吗？”

对方说：“不。”

小姑娘略带狐疑地抬头看了他一眼。男人低着头，五官看不太清楚，只能看见他一边脸上有一条刀疤，很长，几乎贯穿了整个右脸颊。

男人拿了矿泉水，很快走了出去。

超市里的小电视里，正在重播新闻。

“经过我市公安人员的不懈努力，日前，‘2.13’灭门惨案的犯罪嫌疑人已得到确认。现公安部下达A级逮捕令：案犯关宏宇，男，1977年11月20日出生，汉族，高中文化，曾于南京武警部队受训，住津港朝阳区大屯路亚新小区9楼107，身高1.75米，身材偏瘦，身份证号：……”小姑娘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。

电视屏幕上正显示出案犯关宏宇的照片。凭良心讲，这是个非常帅气的男人，脸颊光洁，也不像一般通缉犯那样面目可憎。她心里感慨着，加快了动作，盘完货锁了门，匆匆地往附近小区的家里走。

感应灯坏了，楼道里非常暗，她摸索着走到了家门口，找出钥匙，开了门。房间里一片黑暗，电视机开着，关宏宇的通缉令仍在滚动播放。

沙发上并没有人。

她觉得有些不安全起来，低声叫了一句：“哥——”

没有人回答，黑暗中，隐隐有起伏的呼吸声。

门在她身后关上，发出“砰”的一声。

白

夜



追

凶



## 第一章

### 通缉

清晨，津港市郊外的一处建筑工地，三辆警车侧边停靠，拉起了醒目的黄色警戒线。警员小汪和几个同事站成一圈，探头往地基坑里望去。天已经大亮，然而地基坑里混凝土结构复杂，遮挡很多，只能隐约看到几个深色的大纸包，零散地分布在坑底。

小汪皱了皱眉，戴上手套掩住了鼻子道：“下去看看。”

牛皮纸包被小心地翻开，小汪望了一眼，忍不住把脸别开，定了定神，才回头看另一边的同事。

“尸块。”

“这边也是。”

“一样。”

小汪的脸色很不好看，他沉下脸：“那么多包，叫支援吧。”说完，他从坑里爬上来，走到一旁给队长周巡打电话。

铃声只响了一声就接通了，那头背景音很嘈杂，隐隐还能听到主持人的声音：“下面颁发优秀毕业生一等奖……”小汪道：“周队，结业典礼还没结束？”

周巡的声音隔着话筒，仍旧传递了浓浓的不耐烦：“没，有话说。”

小汪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说：“您现在能出来吗？英辉工地这边，发现了尸体——”

他三言两语说了大致发现，电话那头周巡沉默了一小会儿，道：“我马上到。”

10分钟后，周巡的车就停在了警戒线外，给他开车的是个面生的小姑娘，瓜子脸，清清秀秀，瞧上去年纪特别小，却板正地穿着一套制服，像是刚从什么正式场合出来的，特别扎眼，有点拘束地跟在周巡身后。小汪迎上去，眼睛扫了眼小姑娘问：“周队……？”

周巡自顾自往前走，几乎忘了身后还有个人：“毕业典礼上捞出来的，侦查系一等奖，借来用用。”

小汪调侃道：“借来干吗？”

周巡一晒：“当然是开车，你还指望她破案？”

小汪“哎哟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听说今年公安管理系有个大美女，姓赵的，是你拉回来

的这个不？周队你行啊。”

两个人声音不大不小，跟在后面的小姑娘窘得不行，忍不住提高声音说：“周队！我叫周舒桐，您大概还不知道，其实，我刚刚被你们队外勤录取了……”

前面两人停下脚步看她，小姑娘涨红了脸，不知所措地补充了一句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不……不用借，我本来就是您的下属！”周巡上上下下看了她一眼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

“呦，我这随手一捞还挺准的，行啊。”他说，“算你提前报到，跟上。”

三人走到地基坑路口，周巡却忽然站定不走了。路口有个布告栏，贴了些工程进度之类的文件，最上面叠了一张通缉令。周舒桐看了一眼，觉得有点印象。通缉令上是年初闹得沸沸扬扬的灭门案凶手，A级通缉犯，名字叫关宏宇。

周巡皱了皱眉，回头瞪了眼小汪，冷哼一声，掉头朝案发的地基坑走。小汪看了看自己戴着手套的双手，无奈对周舒桐努了努嘴：“去，赶紧扯下来。”

周舒桐云里雾里：“扯什么？”

小汪哭笑不得：“通缉令，快。”

周舒桐连忙走过去，把它拿了下来。她拿在手里看了一眼，照片像素不是很高，上面的男人看上去其实很年轻，眉梢挑得很高，颇具挑衅的意味。她随手把通缉令折起来放进口袋里，好奇地问：“通缉令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问这么多干啥？”小汪刻意压低了声音，“一会儿见着人，叫关老师。”

周舒桐：“警察学校？老师？咱教授没姓关的呀……”

小汪嗤笑一声：“那怎么比？这位可是咱周队的老师，真正的实干家！”周舒桐的眼神顿时就不一样了。

两个人并肩走了几步，穿过人群，看见周巡正在同一个人讲话。那个人背对着他们，声音低沉，语速很快，句句之间几乎没有间歇。

“其他部位呢？谁发现的？时间？目击者？监控？尸源情况？”周巡的表情很凝重，也很紧张：“一共六包，其他的已送法医室，早上八点多一伙民工发现后立刻报警，八点五十警员到现场勘察确认，监控和目击者都没有。初步勘定尸体为男性，头部与右臂缺失，身份不明。”

周舒桐听得入神，不自觉地往前走了两步，直接站在了坑边，一堆颜色与生猪肉差不多的物体，骤然撞入她的视线中。她早饭吃得不少，喉头一酸几乎立刻翻江倒海，千钧一发之际从旁边刑警手里抓过一个证物袋，准确无误地把胃里的东西一股脑全吐了进去。

这动静不大不小，和周巡说话的男人被惊动，回过头来。

周舒桐看到一张熟悉的脸。这张脸，一分钟以前，她在手中的通缉令上看到过。

男人的视线落在她身上，她的声音微微在颤抖：“关……老师？”

男人的目光有意无意地掠过她的衣袋，那里露出纸张的一角。他脱下手套，向年轻女警伸出了手，身体前倾，于是另一半侧脸也露了出来。与通缉令上的关宏宇不同，那里有一道长长的、狰狞的伤疤。

“你好，新手。”他声音里似乎一丝讥诮，“我是关宏峰。”

他的眼神犀利，像一把刀，周舒桐一时消化不过来，站在那里讷讷地回了一句：“您……您好！我是周舒桐。”

周巡看了眼两人，插过去站在两人中间：“老关这两天就用我的车吧，小汪，你给老关当两天助手，学着点。”

关宏峰却没接他俩的话，忽然转过头问：“喂，新手，你怎么看？”

周舒桐吓了一跳：“我？”她可怜兮兮地转头去看周巡。

周巡赶紧道：“让你说就说。”

周舒桐忍不住咽了口口水，隔了会儿，才小心翼翼地道：“周围……北边是环线公路，东西两边以老居民楼为主，隔音效果一般不会很好。分尸动静这么大的活儿，在附近应该不大可能实现。呃……凶手大概不是住在附近的……”

小汪想笑，忍住了。关宏峰却没笑，看着周舒桐，又问：“你再说说，现在我们应该从哪里下手？”

周舒桐来不及多思考，闭了闭眼睛，一口气道：“坑里的脚印？我看他们都建模取样了，如果咱们分析比对一下，说不定……”

关宏峰瞥了周巡一眼，没多话，从小汪手里拿了车钥匙，扔给周舒桐，转身就走。周舒桐一脸意外，赶紧跟了上去。关宏峰坐到副驾驶，她自觉发动了车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关老师，咱们去哪里？”

“回队里。”关宏峰看了眼她兴奋得有些发红的脸，皱眉道，“别得意，让你来不是因为你说对了。分析比对抗里的脚印？那么多包重物，能扔下去，谁脑子抽了还会下坑？锻炼身体？”周舒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
关宏峰用力揉了揉眉心：“先去法医室，看看再说。”

出乎周舒桐的意料，A大队法医室负责人高亚楠，是位年轻漂亮的女性。他们走进解剖室的时候，高亚楠和助手小徐正在检查之前带回来的尸块。冷峻的女法医看到关宏峰的那一刻，面部表情略微缓和了一下。

“小徐，你出去吧。”她说，“关队，麻烦你搭把手。”关宏峰没多余的话，走过去从小徐手里接过手套，把纸袋里的两截尸块取出，摆放在停尸台上。

“右臂完整。”高亚楠低头记录，周舒桐赶紧又递过去一个袋子。

关宏峰将袋子拆开：“骨盆部位，生殖器被切除，怀疑部分脏器缺失。”

“左腿完整。”“左脚完整，右脚完整。”“右腿，完整。”他动作简洁而利落，周舒桐跟不上他的动作，最后一个袋子最重，她着急去拿，袋子却偏偏破了，带着干涸血液的躯干和脏器滑落出来，散落了一地。高亚楠皱了皱眉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周舒桐慌忙蹲下来捡东西，正好看见她拉下口罩，往垃圾桶里吐掉了一样什么东西。

周舒桐一边道歉，一边强忍住呕吐的欲望。大概是因为之前胃都清空了，这会儿肚子空空只有酸水，倒不怎么吐得出来了。

停尸台上，一具缺少右臂和头颅的男尸被拼凑出来。高亚楠仔细看了片刻，低声道：“各切割伤口创面有明显差异，盆骨及生殖器伤口可能是劈砍所致，凶器——推测是斧子之类的重工具。”关宏峰掰开死者的手，高亚楠用放大镜观察死者的指甲，接着道：“指甲内有污垢，但并未见到任何类似皮肤角质层等的残留物。”

关宏峰插了一句：“躯干部分未见防卫性伤口。”

高亚楠点头：“可见部分亦无明显的致命创伤。”

关宏峰侧过头，从旁边的盆里拿起死者的胃，问：“有没有可能是毒杀？”

高亚楠摊手道：“检验分析需要时间。”

关宏峰似乎勾起嘴角笑了笑，顺手拿起旁边一把手术刀，在指尖上转了一圈，一刀插入死者已经开始萎缩的胃部。

周舒桐被这动作惊呆了，高亚楠却显得很淡定。她脱下手套，从口袋里摸出样东西，塞入嘴里嚼了起来。这回周舒桐看见了，那是一块口香糖。她默默地想：这方法好啊，下次我也得带一包，备着。

就在她出神的这一两分钟里，关宏峰已经熟练地把那可怜的胃整个剖开了，打趣道：“你看，辞职有辞职的好处，不走流程，不用打报告，还怕犯错误，是吧？”

周舒桐闻言猛地抬起头。关宏峰看到她的表情，冷笑了一下：“怎么，周队长没跟你说？我现在充其量就是个编外人员，还有个弟弟，亲的，A级通缉犯，灭了人家满门的。吓着没？”

周舒桐忍不住退了一步，囁囁道：“我……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别吓唬小姑娘。”高亚楠皱了皱眉，回过头朝周舒桐道：“你也出去休息会儿吧，剩下的我跟关队来就行了。”

周舒桐没说话，惨白着脸，默默垂下头走了出去，室内只剩下他们两个人。

关宏峰似乎松了口气，凑近死者的胃，闻了闻。

高亚楠也凑了过来，隔了几秒钟，她说：“乙酸？”

关宏峰摇头。

高亚楠没再说话。关宏峰又闻了一会儿，忽然道：“肝脏给我。”

高亚楠从盆里取出肝脏，正要递过去，两个人都听见虚掩的门外传来轻微的啜泣声。

高亚楠瞪着关宏峰：“人家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……”

关宏峰一手托着肝脏，努力地嗅着，没好气道：“怎么？我还得兼保姆？”

高亚楠乐了，转身出门去看周舒桐。

小姑娘对这里也不熟悉，不敢乱走，就躲在门背后偷偷地哭，两只眼睛都红了，可怜巴巴地一抽一抽。

高亚楠带她到隔壁自己的办公室，陪她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又给她递了纸巾。“别看他凶，其实很厉害。”她安慰道，“跟过他的没一个混得差的——他也就是太低调了，连你们周队也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，是吧？”

周舒桐还在抽噎，顾不上说话，只知道拼命点头。高亚楠默默叹了口气，拍拍她的肩膀，站起来去倒水。办公室不大，布置得干净简洁，周舒桐坐的位置正对办公桌，那上面有个相框，里头是高亚楠和一个男人的合影。

周舒桐看了一眼，目光就移不开了。那分明是关宏峰的脸。

不不不，这不可能是关宏峰，右脸颊没有那条标志性的伤疤……

周舒桐觉得自己心跳得厉害，连忙低下头，不敢再往那边多看一眼。

高亚楠把水放在小姑娘面前的桌子上，顺手拿起相框，轻轻摩挲了一阵，轻声笑道：“是不是比通缉令上帅？其实本人更帅一点。”

周舒桐低下头，又抬起头，隔了一会儿，才低声问：“您是在说关宏宇吗？”

高亚楠听到这个名字，似乎略微怔忡了一下，过了会儿，才放下相框，在她身边坐下了。

周舒桐连忙道：“对不起……他们两个长得太像了，我……”

“孪生兄弟，可不得长得像么？关队也是为这个辞职的，和上面闹翻了。”高亚楠道，“不过两个人脾气性格完全不一样。关宏峰这人……总是忙忙叨叨的，永远在赶时间，像是被什么人追着似的，停不下来。”

两个人又沉默了。

周舒桐喝了一口水，心理建设了很久，才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关老师的弟弟……我是说那个关宏宇，真的是杀人犯？”高亚楠还没答话，关宏峰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。

“哭完了吗？哭完赶紧滚进来，你们让我一个人唱独角戏？”

高亚楠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拉起周舒桐，两个人一起进门。

关宏峰转头对拿起记录本的高亚楠说：“尸块总重 54.4 公斤，大约是他体重的 60%。”

高亚楠吃了一惊：“90 多公斤？是个胖子……”

周舒桐听得认真，这时候下意识举手问：“老师，为什么一条胳膊一个脑袋就占体重的 40%？”

关宏峰没理她，继续看尸块。

“你已经毕业了，问问题不用举手。”高亚楠哭笑不得地把周舒桐的手按下来，耐心地解释，“肢解尸体的时候，流失的血液以及细胞组织液，可能还有部分不见了的小脏器，把这些都打进富余量里，差不多就是 40%。”

关宏峰没好气地打断她：“你是给她补课来的吗？我赶时间。”

高亚楠好脾气地笑了笑，一边用显微镜观察尸体腐烂的状况，一边问：“工地的相对温度和相对湿度是多少？”

关宏峰回头看周舒桐，周舒桐神色茫然：“啊？”

关宏峰眉毛上挑，似乎又要骂人，但还是忍住了，提醒她：“现场勘查记录在技术队，走廊出去右转，第一间办公室。”

周舒桐这才听出他的意思，脸又涨红了，飞快地跑了出去。

高亚楠摆弄着显微镜，看到周舒桐的身影消失在门后，忽然有些心不在焉，似乎隔了很久，才欲言又止道：“关哥……你……有宏宇的消息吗？”

关宏峰的左手微不可见地抖动了一下。他不自觉地想起了之前的那一个雨夜，那个熟悉的声音，以及一遍遍响起在他耳边的、急促的辩白。

“你相信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干的！”

“我求求你，别告诉亚楠。”

他闭了闭眼睛道：“没有。怎么？举报有奖金？”

高亚楠也急了：“关哥，你得帮帮我，我必须得见到他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要——”

她的话语声被骤然打断。周舒桐手里拿着勘验报告冲了进来，大声道：“关老师，高老师，现场勘验记录案发地温度 18 摄氏度，相对湿度 37%！”

高亚楠强自镇定，接过报告又看了两眼，皱了皱眉头：“死亡时间绝对超过 24 小时了，具体得做病理测试。”

关宏峰点点头，切开胸腔，用扩胸支架顶住尸体两侧的肋骨。

这个时候，周舒桐的电话响了起来，她赶紧跑到一边去接起来：“喂？哦，周队？好的，您说。”

关宏峰正观察着尸体的胸腔内部，道：“勒死的可能性很大，但毒物检测还是要做。胸腔有微小密集的水泡，符合窒息死亡的特征，颈椎错位，看着很像……还是需要确认一下。”

两个人讨论得很认真，周舒桐那边放下了电话，终于找到了个机会插话：“关……老师，周队说，公园又发现碎尸。”

关宏峰豁然抬头。周舒桐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已经一把扯下手套，掉头往门外走，走了两步，又回头向高亚楠道：“肝脏做个病理切片，纸袋记得还要还给技术队。”随后大步走出了解剖室，周舒桐连忙跟上。

高亚楠盯着两个人的背影，往后退了一步，靠在解剖台上，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。

周舒桐觉得自己这一上午的经历实在丰富。毕业典礼、出现场、看尸体看吐，看解剖被骂哭，这会儿干脆是超速被警察追了。关宏峰嫌她开车慢，硬要自己开，一路风驰电掣，终于引来了警车。对方驾驶员一见关宏峰没有伤疤的侧脸，脸色就变了，立刻拿起了呼叫器。

“1003，1003，安远路和田路口，发现通缉犯关宏宇，发现通缉犯关宏宇，现正驾驶一辆黑色道奇，车上有一名女子，怀疑被劫持，请求支援，车牌号……”

周舒桐脸色惨白，手忙脚乱摸出证件，刚要向对面喊话澄清，关宏峰一个急刹车拐进辅路，把警车远远甩开了。

此刻，本市第一个免费开放的公园——兴盛花苑的一排绿化带外，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。

周巡一边指挥着警员拉警戒线，一边对着步话机喊话：“那是我的车！上面是关宏宇他哥和支队民警！你们偶尔有一次不添乱行不行？！”

公园门口，关宏峰的车正好停下，后头缀着一溜儿警车，出场简直自带背景音，锣鼓喧天。周巡无奈对小汪打了个响指，小汪连忙迎上去解释。

关宏峰特别坦然，大摇大摆地下了车，看到周巡，就径直向他走了过来，压根不管身后一帮警察的呼喝。周舒桐觉得整个人都是晕的，下了车，摇摇晃晃地跟在两人身后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关宏峰的手机响了。周巡立刻回过头来盯着他看，关宏峰当着他的面接起了电话：“喂？”

对方声音很大，周舒桐隐隐听见了几个字：“我是……外卖……工牌是不是……落在您家了……”关宏峰听了一句就挂断了，周巡不动声色地望着他。

关宏峰毫不示弱地回瞪他，接着干脆捏住手机一头，拎在手里朝周巡递了过去：“怀疑我弟给我打电话？你自己回拨个试试呗！”

周巡盯着那个手机，脸色尴尬。两个人僵持片刻，周巡让步，避过关宏峰的手，揽住了他的肩膀：“我草，你这瞎说什么呢！走走走，一地碎尸等着咱们哪。”

三人继续往现场走去。周巡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道：“你弟的事，你就别想了，他大概是已经离开津港了，可能正往南方去。”

关宏峰侧过脸：“他的案卷在你那儿不？”

周巡打了个哈哈，道：“咱回头说这事儿行吗？”

关宏峰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耸耸肩，转头去看现场了。

和上次的纸袋不同，这次装尸的是一种很常见的黑色塑料袋。关宏峰戴好手套蹲了下来，从里面拿出了一截断臂，皱了皱眉：“又是左手。”

周桐舒低声道：“都死了俩了，都是左胳膊，这左胳膊是有什么寓意吗？”没人回答她的话。

小汪把另一个袋子递过来，也打开看：“不是不是，还有一只在这儿呢。俩胳膊都在，这回就这两包。”

关宏峰看了一眼，忽然道：“不对。”大家都看着他，他把手臂整个拿起来，“这条也是左臂。”四周一阵沉默。过了会儿，周巡低低骂了一句：“死仨了？”

关宏峰托起放尸块的袋子，开始观察下面的草坪。未几，又脱掉手套，下意识地开始咬手。周巡看见他的动作，知道他正在思考，连忙凑过来说：“清洁工说，昨天白天打扫的时候，肯定没有看见这两个袋子，八成是昨天晚上有人丢在这里的。”

周舒桐学着关宏峰的样子，也托起袋子，看了看底下的草坪。她看得很认真，过了一會兒，轻轻说了一句：“不对啊……袋子上没有露水，底下压着的草坪上反倒有——如果是昨晚扔的，袋子不会这么干燥。我觉得，凶手搞不好是白天才来抛尸的……”

小汪也拿过袋子摸，果然没有水。他回过回头，惊愕地望着周巡。

关宏峰看着两人，似乎是笑了笑，站起来快步离开，周舒桐二话没说就跟了上去。小汪也想跟上去，被周巡伸手拦了。

“让他们去。”周巡低声道，“没事儿。”

关宏峰走得很快，最后在一块公园的指路牌面前停下了。上面是一块地图标识，这个公园有正门和后门两个出口，他抬起手，在两个门之间点了一点，问：“刚才发现尸体的地方，离正门有多远？”

周舒桐想了想道：“大约……三百米？”

她话刚说完，关宏峰的电话又响了。他的手机款式并不新，就是前段时间比较流行的那种所谓的“老人机”，收声效果很差，现在这边周围也不像之前那么嘈杂，几乎可以清楚地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。那是一个很年轻的男人，正着急忙慌地说：“喂，大哥？刚才是不是信号不好？我是刚才那个往你们家送餐的，我的工牌好像……”

电话又被无情地掐断。关宏峰把手机往兜里一放，插着手，忽而道：“周……什么？”

周舒桐连忙道：“周舒桐，舒服的舒，梧桐的桐。”

关宏峰道：“对，周舒桐，你去正门问问监控的情况，问完后去后门找我。”

“监……监控？”周舒桐“哎”了一声，有些不解，“汪警官不是应该问过了吗？”

关宏峰没说话，轻轻瞟了她一眼。周舒桐只觉得浑身寒毛都快竖起来了，二话不说，一溜烟地跑了。她一走，关宏峰立刻找了个树荫隐蔽的地方，拨通了电话，有些气急道：“我一个小时之内到家，你给我准备好……那家外卖我叫过，对方有我的电话！你知不知道周巡刚才就在我旁边！行了，那家外卖以后不能再叫了，回去再说。”

他挂了电话，顺手将通话记录删了。

周舒桐的探访并不顺利。正门有个门卫室，门口竖着一块“机动车禁止入内”的牌子，透过玻璃，能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坐在里头看报，就在门口上方，有一个可见的摄像头。老头软硬不吃，问什么都不知道，只叠声说摄像头坏了。

周舒桐一急往外掏了证件，对方一看，干脆把门窗都一关，转过头到里间，给她来了个非暴力不合作。她这边正苦恼呢，电话响了，是周巡。他语速很快地问道：“关宏峰和你在一起吗？”

周舒桐不明就里：“没有啊，关老师说我们分开问，这样快一点。”

周巡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忽而道：“周舒桐，现在开始，保持关宏峰在你目力所能及范围之内，一步也不准离开他，做不做得得到？”周舒桐犹豫了一下，那头周巡的声音斩钉截铁，“这是命令！随时随地跟着他，每天向我报告他的行踪，跟谁打过电话，接触过哪些人，和你交谈时说了些什么话……一样不许落，明白吗？”

周舒桐深深地吸了两口气，轻声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周巡道：“现在立刻去找他，告诉他，足球场这边发现了尸体的其他部分。”

周舒桐一路小跑，到后门的时候，关宏峰正站在那里等她。后门很破落，门口是铁栏，仅行人和自行车能通过。从里面向外望去，是一条喧闹的小吃街，这个点已经隐隐有香气飘了过来。周舒桐气喘吁吁地过来道：“关老师，周队说……足球场那边又发现了尸块。”关宏峰点了点头，起步就走，周舒桐连忙跟上，“正门监控坏了，看不了。”

关宏峰道：“不用看，凶手是骑着自行车或电动车，从这个后门进来的。”

周舒桐第一反应就是抬头四处看。

关宏峰几不可见地笑了笑：“不用找，没监控。”

公园不大，两个人走了不到几分钟，就隐隐看到了足球场的绿草坪。

法医队的车刚开走，周巡从里面迎了出来，见到两人，简短地道：“又发现一条左腿，一颗人头。”

关宏峰道：“拉走了？”

周巡点点头，道：“你有什么结论吗？”

关宏峰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结论没有，推测有一些。假设两起碎尸抛尸都是同一名罪犯所为的话，凶手应当为男性，身高一米七左右，右撇子，穿41号鞋，两次抛尸所使用的交通工具都是自行车或电动车……16寸通用轮胎的话，两种车都有可能，轮胎磨损严重，



也就是说这辆车平时使用频率很高，或者是本来就比较老旧……”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，“地上的碎尸，是一名体重90公斤左右的男性，年龄在25-28岁之间，抽烟，工作可能与电脑有关，有一辆手排挡的汽车，但不常开，可能是在家办公的SOHO族或自由职业者，经常吃方便面，养了一只猫，学历不低，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。生前他可能很想减肥，但很明显，只有决心，没有毅力……”

周舒桐飞快地做着记录，频频抬头去看周巡。

周巡的注意力却完全没在她身上，匆匆拿过记录完毕的本子，朝关宏峰点了点头：“辛苦了，老关，一会儿队上见。”

周舒桐见周巡走远了，连忙道：“关老师，我去开车，您也辛苦了，路上休息会儿。”

关宏峰没答话，等她走出了几步，却忽然喊她的名字：“周舒桐。”

周舒桐愣了愣，回过头来，只见这位神色冷峻的前辈手插在口袋里，状似无意地说了一句：“你也辛苦了。”

总算有个人把她当个人看了。周舒桐颇有些感动，笑着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您等我一会儿啊。”

关宏峰看着她离开，快步向反方向走去，很快出了大门，在街边拦了一辆出租车：“师傅，石营区。”

他将头靠在座椅上，慢慢回望，确定没有跟踪的车辆后，长长吁出一口气，对师傅道：“麻烦您，快一点。”

出租车绝尘而去，20分钟之后，周舒桐才后知后觉发现自己被放了鸽子。她到处找不到关宏峰，才意识到他很可能已经离开。她垂头丧气地走回足球场，恰逢小汪带了几个刑警，正在做扫尾工作。小汪也看到了她的样子，打趣道：“怎么啦？关老师凶你了？”

“没。”周舒桐也挺郁闷，“这回直接人都没影儿啦。”

小汪奇怪道：“不是说你开车送他？”

周舒桐委屈道：“是啊，说好的在那儿等我呢，我车开回来，他就不见了，打电话也不接。”

小汪有些同情她：“让周队知道，你可惨了，怎么就跟丢了呢？”

周舒桐想起周巡让她盯梢那茬儿，头更痛了，揉了揉眉心，问：“哎……汪哥，您说，他是怎么得出那些结论的啊？准不准？听上去怎么这么玄呢？”

小汪白了她一眼：“你说呢？咱周队是傻的，没事儿请个只吃香火不干事儿的菩萨回来，供着玩儿是吧？偷偷告诉你，咱关队离职前，周队也就是他半拉徒弟，说整个儿的人还不认，门槛高着呢。”

周舒桐这回更不解了：“那他辞职干什么呀？他弟弟杀了人，关他什么事？”

小汪四处看了看，把她拉到旁边僻静一些的树阴下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本来这是没他什么事儿，可他就是不信是他弟弟杀的人，好几回申请自己调查，都给驳回来了，这不，最后跟大领导掀了桌子，干脆撂挑儿不干了呗。”

周舒桐犹豫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那他弟弟，那个关宏宇……”

“实打实的灭门案。”小汪脸上也显出一些不忍的神色来，“死了一家五口，最小的